

杀无赦

NO MERCY

【美】约翰·吉尔斯特拉普 著
朴逸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杀无赦

NO MERCY

【美】约翰·吉尔斯特拉普 著
朴逸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17-06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无赦 / (美) 约翰·吉尔斯特拉普
(John Gilstrap) 著; 朴逸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
出版社, 2018.5

书名原文: no mercy

ISBN 978-7-5317-4204-3

I. ①杀… II. ①约… ②朴…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549 号

NO MERCY By JOHN GILSTRAP
Copyright: ©2009 BY JOHN GILSTRAP

HOSTAGE ZERO By JOHN GILSTRAP
Copyright: ©2010 BY JOHN GILSTRA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NORTHER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杀无赦
SHA WU SHE

作 者 / [美] 约翰·吉尔斯特拉普

译 者 / 朴 逸

责任编辑 / 路 嵩 富翔强

装帧设计 / 琥珀视觉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357 千

印 张 / 13.5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4204-3

定 价 / 45.00 元

作者简介

约翰·吉爾斯特拉普：《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其代表作《战天斗地》（Against All Enemies）曾获得国际惊悚作家协会所颁发的2015年度最佳平装书奖。迄今为止，他已出版小说36部，均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并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其中，“乔纳森·格雷夫系列”最为著名。

内容简介

当人们深陷权力的图囿无法挣脱，被迫寻求法外援助的时候，便会想起他——乔纳森·格雷夫，一位神秘的拯救专家，总是在紧要关头向人们伸出援助之手。他神秘莫测，从不隶属于任何联邦部门，永远来无影去无踪。

在一名印第安纳州的学生遭人绑架的危难之际，乔纳森率领他的王牌特工小组挺身而出，揭开了政府试图掩盖的致命阴谋。极富权贵的幕后黑手为了实现他的野心，不惜大开杀戒，甚至向乔纳森的挚爱之人痛下杀手。故事由此展开……



四月二十日

四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九时，乘公共汽车去上班。路上，看到许多人在排队买票，原来今天是去春游的日子。我们单位也组织了一次春游，目的地是郊外的森林公园。大家兴高采烈，一路上欢声笑语。到了森林公园，我们先去参观了动物园，看到了许多珍稀动物。然后，我们去爬山，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下午，我们在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大家围坐在一起，享受着春天的阳光和微风。这一天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就到了下班时间。回到家，我感到非常疲惫，但心里却充满了快乐和满足。

四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九时，乘公共汽车去上班。路上，看到许多人在排队买票，原来今天是去春游的日子。我们单位也组织了一次春游，目的地是郊外的森林公园。大家兴高采烈，一路上欢声笑语。到了森林公园，我们先去参观了动物园，看到了许多珍稀动物。然后，我们去爬山，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下午，我们在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大家围坐在一起，享受着春天的阳光和微风。这一天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就到了下班时间。回到家，我感到非常疲惫，但心里却充满了快乐和满足。

四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九时，乘公共汽车去上班。路上，看到许多人在排队买票，原来今天是去春游的日子。我们单位也组织了一次春游，目的地是郊外的森林公园。大家兴高采烈，一路上欢声笑语。到了森林公园，我们先去参观了动物园，看到了许多珍稀动物。然后，我们去爬山，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下午，我们在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大家围坐在一起，享受着春天的阳光和微风。这一天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就到了下班时间。回到家，我感到非常疲惫，但心里却充满了快乐和满足。

1

皎洁的一轮满月让事情变得更为麻烦。稀薄的云彩给月亮披上了一道面纱，却无法遮掩一泻而下的银色光亮，月光给地面投下的影子与白日的阳光几乎没有两样。乔纳森·格雷夫严严实实地裹着一身黑色装束，只是兜帽上露着一双眼睛，如同一个黑色的精灵在静谧的深夜里出没。蟋蟀、林蛙还有数不清的其他许多夜间噪音制造者们为乔纳森提供了一定的掩护，然而只靠这种掩护是远远不够的。这类行动事实上从来也不会得到足够的掩护。乔纳森提醒自己，他不过是来印第安纳州盛产大豆的乡间对付一小撮蠢笨透顶的敌手，但是他很快记起了过去由于轻视敌手而遭受过的惩罚。

乔纳森监听了20分钟，发现帕特瑞兄弟俩一直在争吵。乔纳森依靠塞进左耳的无线耳机，还有他塞进这幢房子前窗缝隙中的一只微型无线送话器，清楚地听得到他们争吵的每一句话。在过去几个小时里开展的粗略调查，已经让乔纳森得出了结论——帕特瑞兄弟是一对无名鼠辈，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两个一事无成的家伙。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从事绑架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在乔纳森眼里这倒不是非常要紧的事情。

实施绑架的紧张与不安越来越厉害地煎熬着这两个家伙。他们原本指望托马斯·休斯的父母很快就付出赎金，可现在他们搞

不懂究竟出了什么岔子。

“我可不想和这小子耗下去了。”莱昂内尔说道。他是两人当中的哥哥，脾气很暴。“斯蒂芬森·休斯那个老东西需要见到更多的证据。也许我们应该在托马斯身上切下一块儿什么，装在信封里给他老爸送去。”

乔纳森加快了节奏。他跪到露水打湿了的草坪上，卸下肩上的帆布背包，拉开了包上的拉链。戴上夜视镜后，周围的景物在他眼里变得像白昼一样清晰，只是全都罩上了一层绿色。

“你不是当真的吧。”弟弟巴里这样说。他的语调里隐含着一种恳求。弟弟是个和平主义者。乔纳森喜欢和平主义者，他们会活得更长久些。

“你瞧我的就是了。”

哥哥莱昂内尔在屋里继续咆哮着。乔纳森从包里取出一盘导爆索，又从左肩下部刀鞘中抽出了卡巴军刀。他割下约一英尺长的导爆索，把军刀放回了刀鞘，接着用电工胶带把导爆索固定在这幢房子专用的配电箱上，最后连接了起爆器。导爆索堪称是世上最棒的东西了，用它对付一只配电箱也许有点大材小用，不过万无一失是肯定的。

“克里斯告诉我们要继续等下去。”巴里对哥哥说。

乔纳森按下了凯夫拉战术背心中部位的通话按钮，悄声说道：“他们的头儿名叫克里斯。”三天来搜集的情报中，始终就缺少这么一条内容。

熟悉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了：“明白。有什么关于他的线索吗？”

“我还想问你呢，”乔纳森低语道，“我这里目前只有两个朋友。”他们从目击者口中已经知道，鲍尔州立大学的学生托马斯·休斯是在赤身裸体的状态下，半夜从他自己的公寓里被三个戴着面罩的人拖走的。绑架者团伙中至今还有一个人去向不明，这可不是乔纳森喜欢的一种局面。

兄弟两人争吵的声调和语速表明，他们的挫折感已经转化成了不惜孤注一掷的危险情绪。乔纳森的节奏更快了。

“事情全都搞砸了，不可救药了。”莱昂内尔说，“也许克里斯已经被警察抓走了。”

“也许你只是太紧张了，所以才这么想。”巴里宽慰他。

乔纳森到了后院——就像他估计的那样，房子背后没有窗户——来落实向里面发起突袭的入口问题。帕特瑞兄弟把托马斯·休斯关在了地下室。地下室是用石头砌筑的，有一道门通往房子的后院。两扇结实厚重的门板，门槛下面有一道小缓坡。时机一到，这道门就是乔纳森进攻的入口。

乔纳森早已把意大利面条般粗细的光纤摄像仪插在了门缝当中。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翻盖，屏幕上立刻出现了地下室里的景象。那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凭着这点光亮乔纳森很难辨清任何细枝末节，不过还是看见了他需要看见的东西。他将要取走的那份“贵重物品”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一直没挪地方。这位音乐专业的大四学生光着身子躺在水泥地面上。他的双手和双腿都被胶带捆得死死的，嘴巴也被胶带封住了。

“再挺会儿吧。”乔纳森自语道。这个小伙子还不明白，再过一阵他就会获救了。然而即使获救，这四天的可怕经历造成的创伤是永远不能抚平的。遭到绑架前的那个托马斯·休斯已经不复存在了。许多年后他也许能重新感受到生活的快乐，然而他对其他人的警惕和戒备大概要伴随今后的一生。

右耳的耳机——不是用来监听帕特瑞兄弟的那只耳机——响了起来。“头儿，请通报情况。”这是乔纳森的搭档鲍莱恩·冯·穆勒贝洛克，人们通常叫他“鲍克瑟^①”。此刻他正在天上飞行着。距离他们两人上次的通话显然是正好过了两分钟。按照他们实施此类行动的标准程序，现在他需要乔纳森通报新的情况。他们用一个加密的无线频道来通话，不必担心有人会偶尔听到什么。

“我马上就要破门而入了。”乔纳森说道。

继续借着夜视镜的帮助，乔纳森从背包里取出了三枚GPC通

① 鲍克瑟为 boxers 的音译。该词有拳击手、拳师犬等含义。

用炸弹，其中的两枚分别和右边那扇门的上下两副合页贴在一起，还有一枚放在了两扇门中间那把又沉又大的挂锁上。这种炸弹是用C4塑胶炸药制成的，带着一节可适时引燃的导爆索。它能像橡皮泥一样随意揉捏，性能可靠，威力巨大。当它们一会儿对着下面这间小小的地下室掀起爆炸气浪的时候，所说的“震慑”理论^①就可以得到一种更权威的解读了。

耳机传来莱昂内尔的声音：“让我们把这小子的蛋蛋割下来。”

乔纳森感觉心头一沉。

“什么？”最起码巴里的叫声里充满了惊骇，这还算是多少令人宽慰的兆头。

“你听见我说了什么。我们割下他的睾丸，把照片给他的老爸发过去，看他还敢不敢和我们玩花样。”

“这太过分了。”巴里说。

“有什么过分的？反正他也活不下去。”

“别这么说。”

乔纳森再次按下胸前的通话按钮，问道：“还没发现那个叫克里斯的朋友在哪儿吗？我这里再不动手就不行了。”

耳中的声音说：“对不起，头儿，我还什么都没发现。距离你那儿最近的车灯在三公里之外，而且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

“明白了。”乔纳森说，“先别为第三个家伙操心了。”

莱昂内尔正在对弟弟晓之以理。“你当真以为我们会让他活下去吗？我们为什么要让他活下去呢？”

“因为他们付赎金呀。”

莱昂内尔笑了：“怪不得奶奶总是最喜欢你，你从来就是人见人爱的小天真。”

爆炸装置已经就绪，各炸点的起爆依次相隔半秒钟。乔纳森从门前向后退了几步，再次看看手机屏幕中的影像。托马斯·休斯已

① 震慑（shock and awe）理论是美国军界于1996年正式提出的。它主张集中、立体使用各种震慑手段，摧毁敌方意志，瘫痪对手的抵抗能力，以最少量的部队和最少量的伤亡来实现最大的作战效果。

朝镜头这边侧过了身子。他的两只膝盖仍然并排绑在一起，在绑架者发到托马斯家人手中的所有照片里，他就是现在这副样子。乔纳森不禁皱起了眉头。如果小伙子在这四天里始终没得到活动腿脚的机会，过会儿转移他的时候就别指望他走得很快了。

“你还不明白吗，小弟弟？”莱昂内尔继续在说教。乔纳森似乎用耳朵也能看到他那变态的笑容，只听他说道：“犯了绑架罪被抓住，他们就会把你一辈子关在牢里，即使再添上谋杀罪，也不过是给你的终身刑期再加判两年，这有什么要紧？我不想让这种富家子弟有机会站在法庭上指证我，我不能冒这个险。我们拿到钱就杀了他，埋掉他的尸体，然后我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任何人讲过需要我们来杀人。”巴里反驳道。

“那是因为没人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白痴。”

“那为什么还要给他拍照，玩这种骗人的把戏？”

莱昂内尔笑了好久，也笑得很响。“让你说着了，这一切都是把戏。他的家人怀疑我们会杀掉他，所以他们一再坚持让我们发去最近的、最新的照片。就是说，在钱没到手之前我们不得不让他活下去。明白了吗？”

乔纳森的面部抽搐了一下。不断索要照片是他的主意——以让对方提供人质活着的证据为手段，换取时间，查明托马斯的下落。他决定回到房前，试试利用窗子偷偷观察一下里面的情况，想办法更好地对付这两个情绪极不稳定的家伙。

“嗨，你知道吗？”莱昂内尔的声音降成了鬼鬼祟祟的低语，“也许我们无论如何也逃不掉关进监狱的命运。也许克里斯已经跑到警察那里吐露了一切。我敢打赌，警察现在就站在这幢房子外面呢。”乔纳森的耳机里响起了脚步声，紧接着位于他左前方的房门砰的一下打开了，莱昂内尔走出来站到了房子的前门廊。

“该死。”乔纳森咒骂了一句。他此刻就站在房前的一侧，没有任何东西遮挡他。好在他的全身罩在月光投下的房子阴影里，如果他站着不动，也许就不会被人注意，而要低下身子隐蔽自己肯定是来不及了。他把吊在战术枪带上的M4突击步枪举到了肩

膀。他不想在房外撂倒对手，可是他也不想让自己挨上一枪。

“你们这些混蛋真的来这儿了吗？”莱昂内尔挥着一支手枪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上来逮捕我？”他说着就向夜空放了两枪。乔纳森听出这是一支点380。

巴里压低声音急切地喊道：“你这是在干什么？你会让全县的人都听到的。”

“你以为我还在乎吗？”

他们两个人都到了前廊，全部进入了乔纳森的视野。乔纳森担心巴里成为莱昂内尔枪下的第一个牺牲品。他计算着距离和风速，将手指滑进扳机护圈，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件事让我受够了。”莱昂内尔喊叫道，“我他妈的实在是受够了。”

“我们快要成功了。”巴里安慰道，“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这一步，这很不容易。我不想把这一切搞砸了——”

“你还没明白吗？已经没剩下什么担心搞砸的东西了。我们被人抛弃了，小弟弟。”

“你这纯粹是瞎猜。不过是谈判的进展不像他们原先预想得那么顺利罢了。”

“你这才是瞎猜呢！”不论找什么碴儿，莱昂内尔恨不得立刻打上一架。兄弟俩站在那里，互相瞪眼望着。终于，莱昂内尔点点头说：“算了吧。”

乔纳森看出巴里的肩膀松弛了下来。

“你说得对，巴里。这就是个谈判的问题。”莱昂内尔转身朝屋里走去。仅从他大跨度迈出的第一步，乔纳森就明白事情并不算完。“那么，就让我们做点什么来加快他们谈判的进度吧。”莱昂内尔这样说。耳机里传来连续的脚步声。

巴里急忙跟在他后面。“你要干什么？”他的声音里重新充满了恐惧。

“去干我早就该干的事情。”莱昂内尔说。

“天啊，你拿它干什么？”

“你明白我要干什么。”

乔纳森低声诅咒着。他的摄像设备不具备同时监控两处场景的能力，而此时他希望镜头对准的不是地下室，而是这两个家伙所在的一楼前厅。

“我们不能这么做，”巴里乞求道，“现在还不行，我们不能。”

乔纳森急速赶回房后通向地下室的那道入口。局面开始失控了。帕特瑞兄弟与送话器在空间上拉开的距离，使得他们的声音变得含混，听不清楚。可是他们却突然进入了摄像画面，乔纳森看见他们正在一前一后迈下地下室的石砌阶梯。兄弟俩的相貌与他们驾驶执照上的照片没有什么区别。乔纳森按下通话键：“这里马上就揭锅了。”

“明白，头儿。我飞得近一点儿，听到你的命令就降落。”

乔纳森没功夫答复他。眼前的事态发展太快。

莱昂内尔首先迈进了地下室，巴里紧跟在他后面说道：“在克里斯回来之前，我们不该擅自行动。”他似乎以为只要反复陈述自己的想法就能够改变局面。

“去他妈的克里斯。”莱昂内尔厉声吼道，“把他的两腿掰开，给我牢牢按住他。”

躺在地板上的托马斯·休斯狂乱地拱起脊背抖动全身，为了躲避，为了逃离或者至少是为了做出点什么而徒劳地挣扎着。莱昂内尔朝男孩的侧身狠狠地踢了一脚，换来的是对方加倍猛烈的挣扎。莱昂内尔举起了一把修剪粗大树枝用的长柄大剪刀。

是时候了。

乔纳森把突击步枪挂回枪带上，抽出了自己的点45手枪，身体紧贴在墙壁上。

“放松点，”莱昂内尔笑着说，“会有一点点疼，和生孩子——”

为了减轻耳膜的震荡，乔纳森用握枪的手捂住自己的右耳，另一只手在手机上敲了三个数字，按下了发送键。

按照乔纳森的设置，全部爆破过程由各自独立的四次起爆组成。但是对地下室里边的人们而言，它全然只是一声昭示世界末

日的霹雳。最先的爆破当即切断了电源；接下来的三次爆破使右边的门板完全飞离了门框。它朝里边飞去，躺倒在楼梯上面，形成了通向地下室的一道滑梯。乔纳森飞速顺着它滑跑下来，落在了地下室水泥地面上。

“不许动！”他喝道，“动一动就打死你们！”不论是绑架者还是被害者都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而乔纳森却能透过一层绿色看清周围的一切细节。握在芳纶阻燃手套牛皮掌面里的柯尔特1911手枪，是乔纳森的老朋友。他从来不用它的准星瞄准——没这个必要。如果他扣动扳机，目标就会死亡。“把你们的双手举到我能看见的地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莱昂内尔既怒火中烧，又惊恐万状，这两种情绪的组合是最致命的。他把修树枝的大剪刀扔到一旁，从牛仔裤的腰带上抽出手枪，朝着乔纳森发出声音的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射偏了一英尺还多。

乔纳森却没有射偏，没等莱昂内尔的枪声消逝，他就连开了三枪，两颗子弹射进了对方的胸部，一颗子弹射进了前额。莱昂内尔重重地倒了下去。原本就躺在地上的托马斯·休斯蜷缩成了胎儿的形状，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

巴里惊惧万分地叫道：“莱昂内尔！”他的两手在黑暗中向前摸着，仿佛是个拙劣的盲人模仿者。

“他死了，巴里。”乔纳森说，“而且我也会杀死你，除非你按我说的做。举起你的双手，张开你的手指。”

“你骗人。”巴里说。

“向后退两大步，举起你的手来。”乔纳森的口气不软也不硬，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力，不给对方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你是谁？”巴里喊道。恐惧使他的声音出现颤抖。

“举起手，巴里，别让我朝你开枪。”

巴里·帕特瑞早就晕头转向了。乔纳森从他茫然无措的神情中看得出，他不清楚眼前的哪部分是现实，哪部分是幻影。他的目光胡乱地四下逡巡，两个瞳仁在红外线光束的照射下显得魔鬼

一样可怖。

托马斯被封住的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托马斯，静下来，你已经安全了，事情就要收场了。巴里，我需要看到你的两只手。”

“你是谁？”巴里重新问道。他的脑筋好像卡住了，得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无法运转。他哭叫着，没头苍蝇般来回乱转，似乎是由于惊吓而精神有些失常。

“我不会再等下去了。”乔纳森说，“如果我朝你的膝盖开枪，你就会栽倒在地上，难道这就是你希望的吗？你自己决定吧。”

巴里狂乱地摇起了脑袋，同时不由自主地向左侧迈了两步。不，他不想让膝盖挨枪子儿。他脚上的运动鞋忽然碰到了他哥哥的尸体，紧接着在血泊里打了个滑，使他差点摔倒在地上。“这是什么？”他蹲下身子在黑暗中摸索。“噢，上帝啊，这是莱昂内尔吗？”巴里的手摸到了哥哥的肩膀，然后又触到他露个大洞的脑袋。

“站起来，马上！”乔纳森命令道。

巴里发出了野兽样的吼叫，半是悲鸣，半是狂号，声音在墙壁间久久回荡。“你杀了他！”他泣不成声，道，“是你杀了他！”

乔纳森注意到了他脸上歇斯底里的神情。

“他让我别无选择。”乔纳森的语调客观冷静，没有和对方争辩的意味。“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仿佛乔纳森说的是无人能懂的斯瓦西里语，巴里不做反应，只是蹲在地上两手抱住膝盖恸哭，一遍遍地重复道：“你杀了他，你杀了他——”

在不到一米远的地方，托马斯挣扎着试图跪起来。

“待着别动，托马斯！”乔纳森命令道。他绝不能让什么东西挡在自己的枪口和目标之间。“躺在地上躲远点，你不想受伤吧？”

巴里·帕特瑞抬起了头。乔纳森意识到他已打定了主意要做蠢事。巴里直勾勾地盯着乔纳森的方向，依然重复着已重复过十多遍的那句话：“你杀了他。”

“别做一个白痴，巴里。你手里没什么牌可打——”

巴里突然倒在水泥地面上，向左翻身，从右侧裤袋里掏出了一把短筒左轮手枪。然后他一个肩滚翻跪到地上，举枪在黑暗中瞄准。乔纳森朝旁边连挪了两小步。他明白，右手持枪的枪手击发时枪口容易偏向自己的左侧。

巴里开枪了。子弹击碎了乔纳森右边的水泥墙面。

“立刻放下枪！”乔纳森吼道。巴里不必非死不可，妈的。莱昂内尔是个疯子，巴里还不是。

这一次，巴里顺着乔纳森的声音瞄得很准了。没办法了。

乔纳森的手指凭着纯粹的本能向后收缩，枪身抖动了两下。

巴里惨叫了一声。两粒点45口径的子弹顺着一个弹洞穿进胸膛，击碎了他的心脏。没等挨上第二粒子弹，巴里实际上已经死了。

“该死的。”乔纳森骂道。什么样的赎金值得他们干这种事情？他退出了用过的弹夹，取出新的弹夹换上，把旧的插回子弹带里空出的地方，又把手枪插回枪套，击锤一如既往地处在待击状态。他随后按下了胸前的通话键：“屋子已打扫完毕。两个朋友都已入睡。五分钟后转移。”

鲍克瑟回答：“明白，五分钟后见。”

托马斯·休斯拼命在叫喊，可是嘴上的胶带使他喊不出什么像样的动静来。尽管如此，乔纳森听得出他发音的重点在硬辅音，而专家们说过这种情况多半是在骂脏话。乔纳森小心翼翼地来到这个年轻人身旁，因为他不想被对方踢到身上，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在蔓延的血泊中不必要地留下自己的脚印。

“托马斯，安静点。”他说，“你安全了。我是来带你回家的，他们两个都死了，而你会好起来的。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就点点头。”

托马斯迟疑片刻，接着便点起头来。他这么做显然是经过了考量的。他的眼睛里仍然存着恐惧，但是他不想由于自己错误的应对而使这位新来的袭击者产生别的想法。

“我要给咱们弄点亮光。”乔纳森解释道。他摘下夜视镜，把手伸到脖后，从背包侧袋里取出一支发光棒，掰去它的一端晃了晃。发光棒亮了起来，屋里重新蒙上了一层绿色，不过这次他们